

湘潭



戏剧新作



第一集

湘潭市文化局戏工室编

前 言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鼓励戏剧创作，丰富上演剧目，我们编印了《湘潭戏剧新作》第一集。

这一集所选的是三中全会以来我市专业和业余作者创作的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或参加过省级调演的剧目。今后，我们拟将我市作者创作的、有一定思想艺术基础的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经过推陈出新的传统戏，陆续编印成册。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收集的剧作不一定成熟，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提高。

编 者

1982年6月

目 录

中原女烈(七场歌剧)	(1)
盗忠骸(小戏曲)	(90)
彭德怀坐轿(花古戏)	(106)
嫁娘(花古戏)	(134)
护相(花古戏)	(167)
花园会(花古戏)	(194)
姐已乱宫(新编大型神话剧)	(215)

七场歌剧

中原女烈

冯柏铭 吴继成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刘 嫂——东亚纱厂女工，四十多岁。

顾阿云——东亚纱厂女工，十七岁。

向警予——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部长，二十九岁。

戴书儒——东亚纱厂董事长，六十来岁。

白玉鹃——妇女参政运动活动家，二十三岁。

戴晓燕——戴书儒的独生女，十八岁。

宋 涛——戴晓燕的男友，二十二岁。

郑紫轩——戴书儒的姨侄，三十岁。

顾阿祥——顾阿云的哥哥，海员，二十四岁。

苏姗姗——“上海纺织女工会”会长，二十多岁。

赵太太——“上海纺织女工会”副会长，四十多岁。

鲁大刀——警厅厅长，五十岁。

法朗普——法国驻武汉领事，五十多岁。

其他各类人物。

第 一 场

〔一九二四年夏天，一天清晨。

〔上海，苏州河边。

〔幕前女声哼鸣。

〔幕启：撒满鲜花的纱幕。

〔字幕：向警予同志生于一八九五年，湖南省溆浦县人，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她早年加入新民学会，亲自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学堂。一九一九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她与周恩来、蔡和森等同志，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也发起组织了共产党。一九二二年春天，她回到祖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党的第一任妇女部长。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合作。向警予同志受党中央委派，来到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

〔纱幕启：混浊的苏州河水滚滚流淌，河面上薄雾蒙蒙。对岸，高大的洋楼矗立着，霓虹灯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亮。河中，几艘挂着太阳旗、米字旗的汽船“嘟嘟”驶过。

〔伴唱：笙歌阵阵，酒绿灯红，

纸醉金迷不夜城。

〔天色渐亮，现出苏州河边的栏杆、路灯和各类广告。离河不远，是一片破败不堪的工人住宅

——滚龙厅。

〔伴唱：悲泣声声，哀号入云

苏州河畔滚龙厅。

〔滚龙厅里陆续走出提着饭盆去上工的男女工人，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抱着婴儿去讨饭的跛脚女工，提篮叫卖的孩子……

〔一群醉熏熏的外国水兵打闹着走过。

〔过路的阔佬搀着太太掩鼻而去。

〔几个船民从河堤下爬上来。

〔刘嫂和一些下晚班的工人回来了。

〔忽然，一阵凄凉的哭泣声使路人驻足，也引出滚龙厅里一些穷人。

〔两个工人抬着一块门板走来，上面是一具盖着芦席的尸体。顾阿云神情木然，由人搀扶着，跟随其后。

刘 嫂 （低声问抬尸人）怎么啦？

抬尸人 阿云她娘掉在烧碱池里……烧得骨头都露出来了……

〔一片揪心的沉寂。

〔有人喊了一声：“向先生来了！”

〔向警予领着一群女工，急步赶来。

向警予 阿云！

顾阿云 向大姐（抱住向警予哭）

〔女声伴唱：我侬女工真伤心，
住末住格滚龙厅，
牛马活末猪狗食，

家破人亡难活命！

〔伴唱声中，向警予揭开芦席一角，悲痛地凝望着尸体，加盖上一段带来的白布。

向警予 又一个母亲悲惨地死去了！姐妹们，我们劳动妇女的性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竟蝼蚁不如吗？

〔人们没有回答。

向警予 我们被逼上了绝路，再也不能忍受啦！我们要死里求生，要活下去！

众 （爆发）我们要活！

向警予 （理理短发）姐妹们，我们找老板去！

〔对岸传来鼓乐声、鞭炮声、汽车喇叭声。

〔众远眺。

一女工 向先生，戴书儒的女儿今天结婚。

刘 嫂 车队上桥了，唉，真阔气！

向警予 （稍一思索）走，拦住他！

〔女工们随向警予下。

〔工人抬尸首下。

〔顾阿云倚墙哭泣着。

〔刘嫂退回滚龙厅。

〔在一片喧哗声中，向警予领戴书儒上。

戴书儒 向部长，您要我上这边来，有何贵干？

向警予 （指顾阿云）我请你来看这位命运凄苦的女工。

戴书儒 （佯装不解）哦！

向警予 阿云，你说吧，当着戴老板的面，当着诸位父老姐妹的面，把你的苦水倒出来吧！

顾阿云 （唱）东亚纱厂人吃人，

钱少活重工时长，
可怜我的娘，
晕倒碱池把命丧！
戴老板，丧天良，
反说偷懒命该亡，
安葬费，无分文，
倒将工资全扣光！

〔顾阿云倒在向警予怀里，泣不成声。

向警予 （唱）阿云妹，泪汪汪，
江水哪有泪水长？
血泪流了几千年，
汇成东海水茫茫。
难道说我苦难的姐妹，
泪痕应该永远刻脸上？
难道说我可爱的姐妹，
苦命一钱不值应遭殃？

〔路人在叹息，女工在责骂。

戴书儒 姑娘，你所言之事，老朽一概不知，许是下人所为。（掏出几块银元）这钱你先拿去安葬，以尽孝道吧！

〔顾阿云不接。

戴书儒 向部长，您看……

向警予 看来，戴老板极为希望这位姑娘，也象她母亲一样地死去。

戴书儒 向部长怎么这样说呢？

向警予 如若不然，你应当立即将十六个小时的工时缩

短，增加工资，并且今后不许虐待女工。只有这样，女工们才不致于全被逼死。戴老板，以上三条也是女工们同厂方的谈判条件。

戴书儒 哎呀！这类事情还得由日本老板作主呵！

向警予 戴老板身为董事长，自然有权决断。如果你借口推托，女工们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一女工 老板不肯谈判，我们就罢工。

众女工 对，罢工！罢工！

〔一仆人匆匆跑上。〕

仆 人 老爷，不好了！小姐不见了！

戴书儒 你说什么？

仆 人 新娘子逃跑了！

〔戴书儒惊呆了。〕

仆 人 老爷，怎么办？

戴书儒 （惊醒）快找呵！（欲走）

女工们 （拦住）不许走！你说，谈不谈判？

戴书儒 （又急又恼）哼，跟你们谈判？我跟臭女工谈判？（推开女工下）

女工们 向大姐！

向警予 姐妹们！

（唱）姐妹们呀姐妹们，

泪水不要默默地流淌，

发出雄壮的吼声，

掀起滔天的巨浪，

冲毁这万恶之丛，

催自由之花开放！

女工们 (高呼) 罢工! 罢工!

向警予 招娣, 根据预定方案, 八点钟拉响汽笛, 集合游行, 开始罢工。

女工甲 好!

向警予 秋妹, 游行之后, 罢工委员会全体委员开会。

女工乙 我马上去通知。

向警予 小许, 你把罢工的决定通知几个学生会, 要他们马上声援。

一学生 是。

〔众分头下。

〔天色渐阴沉。

〔风姿绰约的白玉鹃飘然而来。

白玉鹃 向校长! (深鞠一躬) 您还认识我吗?

向警予 (回忆着)……玉鹃?

白玉鹃 对, 您在淑浦学堂教过的学生——白玉鹃!

向警予 啊, 打扮得这么漂亮! 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白玉鹃 来了好些日子了, 今天是特意来找您的。

(唱) 自从您离别了淑浦学堂,

五年来没忘怀您的训导,

为妇女争自由,

良言犹在耳边绕。

来上海闹参政,

务请先生多指教,

我并不是鸿雁儿为您传尺素,

还带来一对小宝!

(向警予接信, 取出相片, 笑盈盈地端详着。

白玉鹃 您看，妮妮多象蔡和森先生，博博可象您哪！象极了！象极了！

向警予 （拨开白玉鹃指相片的手）别吓着我的小宝宝！

（唱）小宝宝，小宝宝，
望着妈妈笑，
眼睛象天上的星星，
小嘴象地上的樱桃，
红红的脸儿象朵花，
妈妈的好宝宝。（久久地凝视着相片）

〔一阵雷声。〕

白玉鹃 向先生，要下雨了，上我家去吧，我想同您谈谈。

向警予 改个日子吧，今天东亚纱厂的女工罢工了，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白玉鹃 您刚生博博不久，就没日没夜地忙开了，不行呵！

向警予 不要紧。

白玉鹃 自己的事情，您总是“不要紧”！看你们那房子，同毛泽东夫妇住在一起，多挤呵！

向警予 比起这滚龙厅来，我们的住房可强多了，玉鹃，你不是热心妇女运动吗？跟我到工厂去，参加这次罢工，怎么样？

白玉鹃 先生，我们组织了一个妇女参政协会，也很忙，还想请您去讲演哩！

向警予 那么，你算是女子参政派？

〔两人相视而笑。

〔下雨了。

白玉鹃 向先生，快到那边去躲一躲。

向警予 （指远处）玉鹃，你看那姑娘！

白玉鹃 管得真宽！（拉向警予跑下）

〔瓢泼大雨之中，新娘妆束的戴晓燕沿河逃来。

戴晓燕 （唱）似鸟儿逃出樊笼，

天涯无路何处行？

〔四下传来呼喊声：“小姐！”“晓燕！”

戴晓燕 我好恨哪！

（唱）父亲逼婚不念骨肉情，

伤天害理拆散心上人！

呵——

看满天黑云为我织成挽幛，

听狂风大作为我高歌光荣……

为了自由，为了爱情，

长流水呵，我愿随你大海行！

〔戴晓燕脱下嫁衣，取下首饰欲投河。

〔向警予上，拦住戴晓燕。

向警予 （唱）休说天涯无路走，

只是雾迷路难行。

〔戴晓燕仍欲投河，向警予紧紧拉住。

向警予 （唱）好姑娘呵莫轻生，

一跃而成千古恨。

戴晓燕 （唱）尘世留下千古恨，

自由花开水晶宫。

向警予 （唱）水晶宫里龙王在，
自由之花不生根。

〔戴晓燕凝视着向警予。

向警予 （唱）有一条小路崎岖，
路旁荆棘丛生，
通向彩霞山头，
那里花儿殷红。

〔向警予与戴晓燕亲切地交谈着。

〔远处传来戴书儒的喊声：“晓燕！晓燕！”

〔向警予拉戴晓燕跑下。

〔戴书儒沿河找上，仆人持伞左右相随。

戴书儒 晓燕！晓燕！

仆 人 （发现衣物首饰）老爷，您看！

戴书儒 呵，跳河了！（全身抽搐着，呆视河面）

〔郑紫轩上。

郑紫轩 姨父！

戴书儒 紫轩，我的好女婿，你这新郎当不成了！（捧起衣物）哈哈哈哈哈……

郑紫轩 姨父，您冷静点儿，冷静点儿！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戴书儒 儿子？哈哈，儿子！（笑声变成了哭声）我可怜的晓燕，我的独生女儿，是爸爸逼死了你！

〔向河边扑去，随着一道闪电，一声霹雳，顾阿祥从河堤下猛地钻出，一拳击倒戴书儒。

戴书儒 （恐惧地往后爬）鬼！鬼！！

顾阿祥 你才是鬼！你害死了我的娘！（扼住戴书儒的喉

咙)

〔众仆人拥上，搏斗，顾阿祥寡不敌众，被擒。

〔顾阿云上。

顾阿云 哥哥!

戴书儒 (狂怒地) 带走!

〔众仆人拖顾阿祥下。

顾阿云 哥哥! 哥哥! (追下)

〔郑紫轩留在河边，察看着，思索着。沿河走去。

〔雨渐渐停了。宋涛跑上，悲痛万状。

宋 涛 燕! 我的燕呵! 我来了，你的宋涛来了，等等我吧! (走向河边)

〔戴晓燕上。

戴晓燕 宋涛!

宋 涛 (回身) 燕? 燕! (二人拥抱) 这不是做梦吧?

戴晓燕 不，不是梦! 他们骗我说，你昨晚自杀了。我横了心，也想……

宋 涛 (捂住她的嘴) 别说了，真可怕!

戴晓燕 (取下胸前的一朵绢花) 涛! 我的心永远是属于你的。

〔向警予、白玉鹃上。

戴晓燕 (指向警予) 幸亏这位先生救了我。

宋 涛 (一躬到地) 谢谢您，先生!

戴晓燕 他是我的同学宋涛。

向警予 不，应该说“情人”。

戴晓燕 (笑，对宋涛) 她就是向警予先生。

宋 涛 (肃然起敬) 向先生，我在《向导》和《妇女周

报》上，拜读过您的大作。

〔顾阿云哭泣走回来。〕

向警予 阿云！

顾阿云 向大姐，我哥哥……（见戴晓燕，怒目以视）被他们家抓走了！

向警予 哦！阿云，别急，我们一定想办法。

顾阿云 先把她扣起来吧！

〔戴晓燕惊骇。〕

向警予 阿云，她也是戴家的受害者……

〔郑紫轩复上，见状，有意上前。〕

郑紫轩 燕表妹！

戴晓燕 （惊）你？你要干什么？我不爱你，我永远不回那个家了，你们就当过去的那个戴晓燕，已经真正地死去了吧！

郑紫轩 燕表妹，你误会我了，其实，对于这种极其荒唐、腐朽的父母包办婚姻，我也是深恶痛绝的。燕表妹，宋涛老弟，你们远走高飞吧！我愿为你们永远严守秘密！

戴晓燕 表哥，你真好！

宋 涛 谢谢你！

〔戴晓燕和宋涛紧握住郑紫轩的手。〕

白玉鹃 呵，多么广阔的胸怀！多么高尚的灵魂！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郑紫轩 郑紫轩。

白玉鹃 郑先生，您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妇女运动的热情支持者。我代表妇女参政协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明

天的集会。

郑紫轩 一定前来领教。请问小姐……

白玉鹃 白玉鹃。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指向警予）这位是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部长，《妇女周报》主编，蔡和森先生的夫人，我的老校长向警予先生。

向警予 看你这张嘴！

郑紫轩 久闻向先生大名，如雷灌耳，今天有幸瞻仰丰采，真是荣耀之至！

向警予 郑先生过誉了。

郑紫轩 不，不，向先生身任国共两党要职，心怀劳苦民众，实乃当今革命党人之表率。我相信，有向先生这样杰出的革命家引路，有我们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就一定能够掀起一场冲向军阀、列强的滔天狂澜！

〔海关钟响八下，汽笛随之长鸣。〕

向警予 听！狂澜已经掀起，这是它雄壮的吼声，让我们接受它的洗礼吧！

〔合唱：〕

发出雄壮的吼声，

掀起滔天的巨浪，

冲毁这万恶之丛，

催自由之花开放！

〔高楼上飘下雪片似的传单。〕

〔幕闭。〕

第 二 场

〔前场一个月后。〕

〔上海某饭店大厅的一角。〕

〔幕启：宽敞大厅里张灯结彩，一条横幅十分醒目：“庆贺上海纺织女工会成立！”临窗的几张圆桌上摆满了点心、水果。〕

〔飘来一个歌女娇柔的歌声。〕

春来了，春来了，
桃红柳绿人欢乐，
痴情的人儿哟我呀我，
唱起一首凄楚的歌。
心花儿谢了又开，
泪花儿开了又落，
负心的人儿哟你呀你，
为什么将我呀折磨？

〔中外宾客接踵而至。〕

〔浓妆艳服的苏珊珊和赵太太，殷勤地接待着客人，引向里处就座。刘嫂同另一名女工畏首畏尾地跟随在后头。〕

〔一名记者在抢拍着镜头。〕

〔乐队奏起了舞曲，一对对男女搂腰搭肩，飘然起舞。〕

〔郑紫轩偕白玉鹃上。〕

白玉鹃（环视大厅）呵，多么动人心弦的场面呵！